

邵钰 著

西吴墨韵



黄山书社

西 吴 墨 韵

邵 钰 著

黄 山 书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州历史文化《西吴墨韵》/邵钰著. —合肥:黄山书社, 2001

ISBN 7-80630-677-3

I. 湖… II. 邵… III. ①湖州市 - 概况 ②地方史 - 掌故
IV. K9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4141 号

西 吴 墨 韵 邵钰著

*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德清新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49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 - 01000 册

ISBN 7-80630-677-3 / G·124

定价:14.00 元

自序

一

我与撰湖州市文化艺术志、教育志的6年中，攒积不少按例不能入志的边角碎料，其中不乏可读可叹、可思可鉴的篇什。弃之可惜，信手补缀成章，累计达一二十万字。90年代初，承湖州市文联钟伟今先生荐许，于《水乡文学》连续刊出若干。内容不离文墨掌故，栏名《西吴墨韵》。今以此名集，示不忘故旧。

盛世人寿，近年潜心地方文献的老书生骤增。市志办余方德、嵇发根先生聚乡域耆睿之智，主纂《湖州掌故集》，蒙情将拙稿圈进数万字。又发现集内力作不乏与未用拙稿内容近似的。此次辑集，将已采入掌故集及易涉抄袭之嫌的成稿悉数删去，只保留内容迥异或重加考辨的部分。有些略成系统的如陆羽皎然茶文化、东坡乌台诗案、南浔明史案等文稿，将另作安排。剩下是边角之边角，拎不成个了。

二

1840年鸦片战争是公认的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一些史学家将此后的200年称为中国的“转型期”。我被圈入掌故集的旧稿多属此前的故实，乃将此前千年伦理道德规范无大变的余稿辑为

“传承文明”篇，略分“书情画韵”、“传闻辨析”、“侔倪士林”三章。所谓“略”：是三章间并无严格的分类标尺。面壁十余年，考辨成癖，又时以“后生可畏”自警，“辨析”史实真伪，字斟句酌，一以贯之。

下篇是“转型期”湖州知识分子心态的映照，多为近年草撰湖州市青运史时续构。冠以“沟通未来”篇名，言其变革永无终止。此篇内容无法讳言人们的思想的剧变与交锋。其中“不变与变”以初面对西方思潮的晚清士人为主。“文经武纬”纵串晚清留学生、南社人，以及“枪杆子里出政权”和抗击侵略者声中的文人风貌。“薪尽火传”专写五四前后北京大学的一批湖州人。非文人的军政要员丰功伟绩，不属本书视野；太靠近的身在此山中和人事，则留待后人评说。下篇稍成体系，但仍是边角料。

三

文人掌故原可以多些幽默调侃；搜罗内幕艳闻绝对是卖座时尚。然而在“转型期”渡过 75 年沉重人生的老人，面对似曾相识的史实总是多些反思，不忍轻松。我襁褓中父母就抱着躲避军阀战火。日寇入侵是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四年级小学生。八年中在沦陷区、抗日游击区，目睹侵略者的残暴和民族败类的觊不知耻；景仰打鬼子的广西兵、湖南兵、土生游击队和苏北口音的新四军，以及坚贞不屈为救国救亡呼号的文化人。胜利后，在上海曾向骑警宪兵挥旗反内战、争自由，列入当局的“黑名单”。解放后当了几年拿笔杆子的兵，转业进入曾为之奋斗的人民政权机关。言者有罪，打入另册 20 年。十年动乱苦守白屋芦洲，复出已逾知命，拿了几年粉笔，转而钻入地方文史的故纸堆，青灯黄卷。社会毕竟在进步。托改革开放之福，言路宽松，读什么书，说什么话，禁锢消失了，也算得其所哉。

也许几年新闻工作染上了职业病，我读史独缺思古之悠情，也

不痴迷于文化遗存的片简残砖，往往节外生枝地为某些史实溯根源、找差别。因为，即使同属读书人，峨冠博带，方巾直裰，长袍马褂，西装革履，夹克风衣的，决不会想一样的事，说一样的话。又由于辨析“旧闻”多了，对书本上斩钉截铁不容质疑的定论，也不免产生几分怀疑。见到庄严肃穆的泥金像，往往欠恭敬地绕过去看看它身后的竹木支架；被踩入泥泞的残石，有时会注目它是否曾经是庙堂的台阶甚至宫阙的拱券。

百年来颇有人担心中华传统文化会被西方文明吞噬。我颇不以为然。君不见我国最灿烂的汉唐文化，都闪耀着外来文明的光辉。清康乾盛世自大锁国，痛失平等厕身世界工业文明的良机，种下了道光后的百年屈辱。欧洲多数国家公民已能自由出入国境，却未听说英格兰、法兰西、日耳曼、斯拉夫诸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习俗、建筑艺术会同化或犁平。无孔不入的信息网络将是各种民族文化的共同载体、传承工具，不是铁扫帚或推土机。

令人担心的倒是某些人（不尽是遗老孤孽）总想再跪在龙座前山呼万岁，为秦始皇、雍正皇帝之类的历史暴君贴金；或者为反科学的“特异功能”和“天父天兄附身”的鬼话招魂。这决不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催化剂。

这些，是我十几年来“跟着感觉走”地涂鸦的涓涓细源，其中有些不小心与当前重大理论的敏感区擦边而过。老朽无能、无精力，不敢故作深沉，拼撰大块文章热身论争；也无意遁入山林吟风弄月。尽捡些人们剔剩的湖州文人足迹，截短缀长，文无定格，偶托微忱。幸勿以潮流理念见责。

希望这些管窥穴视，井蛙所见，确是乌云翻滚或雨过晶蓝之际真实的天空的一角，少受些阴森古老井壁的泛光和被搅动着的一洼渚水中眩射幻影的干扰，此愿足矣。

2000年12月，湖州

上 篇

传承文明

目 录

自序.....	作者(1)
---------	-------

上篇 传承文明

一、书情画韵

中国画参用外国画法.....	(1)
钱起侄怀素.....	(2)
颜真卿《干禄字书》碑.....	(3)
张志和画洞庭三山.....	(4)
施宿与傅稚.....	(6)
张先《十咏图》与周密.....	(7)
周密和赵孟頫.....	(9)
赵孟坚癖《兰亭》.....	(11)
陵阳牟巖.....	(12)
吴兴“八俊”与“八子”.....	(14)
“湖州竹派”.....	(15)
蔡启傅《早朝图》.....	(17)
伊孚九和沈南蘋.....	(18)
苏轼墨妙亭碑砚.....	(19)
肖像画家沈海筹.....	(21)

二、传闻辨析

郭璞的传说	(23)
陆修静虎溪三笑	(25)
南朝二刘勰	(26)
狄仁杰檄告楚霸王	(27)
洼樽联句人	(31)
白居易与湖州	(33)
绍兴年间群彦集苕霅	(34)
张元干	(35)
叶梦得	(36)
定居三太守	(37)
葛立方	(38)
胡 仔	(39)
梵隆、江参	(40)
方勺、张有、张侃	(41)
宋代吴淑姬有二	(42)
日本藏的思溪《大藏经》	(43)
道场山的日本僧人	(44)
万历“湖州民变”	(45)
明代才女	(47)
魏耕与钱谦益	(49)
吕留良弟子	(50)
“金陵法海”和《白蛇传》	(52)
五元会京师,同科五翰林	(54)
翰林世家与书香门第	(55)

三、偶倪士林

织帘先生二三事	(59)
孟郊是孝子	(60)
“河声流向西”	(61)

赞宁博识	(63)
沈东老父子	(64)
周密纪游词序	(65)
黄玠咏“制笔生”	(66)
唐一庵焚枕祭村夫	(68)
徐中行和吴承恩	(69)
逸老续社盟主许孚远	(71)
“吴兴四子”在南京	(72)
文武全才茅元仪	(75)
陈忱的不平之气	(76)
亦狂亦释董若雨	(78)
说父斯张	(79)
若雨之友	(79)
《南潜日记》	(81)
黄周星自沉	(82)
沈德潜竹墩认宗	(84)
厉鹗娶朱满娘	(86)
严可均二次发愤	(87)
辛酸科举事	(89)
儿子先登科	(89)
兄弟抡元	(90)

下篇 沟通未来

四、不变与变

清代外交官	(91)
郑祖琛轻释洪秀全	(94)
章太炎“谢本师”	(96)
俞曲园晚年诗联	(98)

刘鏞祖孙	(99)
才子杨岷施补华	(102)
汪曰桢咏《火轮船》	(105)
“赵绘沈绣”	(106)
《三侠五义》和《七侠五义》	(108)
俞陛云《题号舍》	(109)

五、文经武纬

留学生	(111)
20 世纪初出洋一瞥	(111)
归国去向	(113)
南社人的“武治”	(115)
襄赓员金绍城	(119)
旧戏、文明戏、问题剧	(121)
王均卿和赵茗狂	(123)
钱病鹤的《劫火图》	(127)
包玉珂的版权纠纷	(129)
两所战时补中	(131)
年轻的报人	(135)
天亮前的《微明》	(137)
日军营房变校舍	(139)

六、薪尽火传

京师大学堂	(143)
朱祖谋死里逃生	(144)
俞同奎侥幸留洋	(145)
五四前的北京大学	(146)
代理校长胡仁源	(146)
吴兴三沈	(148)
新文化运动急先锋	(149)

蔡元培聘请的湖州人·····	(151)
五四运动高潮·····	(152)
抗争余韵·····	(153)
词家殿军朱古微·····	(155)
道场山安息两词人·····	(158)
朱祖谋和沈尹默·····	(159)
沈尹默的诗书缘·····	(161)
沈兼士与鲁迅·····	(163)
钱玄同的自我挑战·····	(164)
“背师”前后·····	(165)
“人到四十就该死”·····	(166)
名号兴废·····	(167)
不作狹邪游和“管不着”·····	(168)
文友隔膜·····	(169)
是是非非·····	(170)
《红楼梦辨》的失而复得·····	(172)
钱稻孙的雅译·····	(174)

一、书情画韵

中国画参用外国画法

近人论画，犹将中西画法视同泾渭，相互抵触。其实，俞剑华《中国绘画史》载：早在1700年前，就有“中国画家画外国画之始”的曹不兴，6世纪又有“中国画法参用外国画法之始”的张僧繇。二人都是吴兴人。

历代流传不少这两位大画家神话般的传说。曹不兴(3世纪中)为吴帝孙权画屏风，误落点墨，他就势画成苍蝇。孙权误认为活蝇而用手去掸。不兴赤乌元年(238)画的一幅赤龙，传到南朝宋文帝时(424—452)，挂起来向它求雨，竟得甘霖，平增几分神异色彩。不兴擅人物。天竺(印度)康僧会游于吴，孙权为其立建初寺，设像行道。不兴以“西天”传来的佛像为范本，摹写流传。以后各地所见佛像，画风都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人物画，即参用了印度画法。曹不兴被尊称为“佛画之祖”。

张僧繇是南朝梁、陈时人。有关他传播最广的传说是“画龙点睛”的故事。还说他画的天竺僧能作祟于人；壁上画鹰鹞能驱鸠鸽。南梁中土佛教盛行，传入佛画和印度壁画。张僧繇采纳印度的晕染法，在缣素上作画先以没骨法青绿色画峰峦泉石，然后染出丘壑峻岩，是后世青绿山水画派的先声，其画风几近于西洋油画。他的壁

画也用晕染法，润笔与干笔并用，亮暗凹凸分明。他在建康一乘寺所作壁画，花样远看如雕塑，近扪为平面，观者称奇。张僧繇后，子善果、儒童等形成一批寺壁画家。这种画法还东传朝鲜、日本。百济法隆寺的壁画也有阴影，与建康一乘寺画法相似。

史载曹不兴是吴兴人无疑。张僧繇的籍贯多说是吴中人，这个地域概念较宽。据张的同郡、同时代的南陈武康人姚最《续画品》言张是吴兴人，应是可信的。

钱起侄怀素

以“狂草”名于世的唐代书法家怀素上人(725~785)，字藏真。一般说他俗姓钱，长沙人。“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吴兴人钱起，有诗《送外甥怀素上人归乡侍奉》“释子吾家宝，神情慧有余”语。按古代同姓不通婚的常理，舅甥不应同姓。“甥”古代为多义字，除姊妹之子外，也可释为女之子或姑之子、舅之子、妻之弟、姊妹之夫，怀素《自叙帖》云：“目愚劣者，则有司勋员外郎吴兴钱起。”今人胡济伦断定，“钱起是怀素的从父”，这就不错了。怀素师承的“张颠”即张旭，是苏州人。

相传张旭作书，往往在大醉后呼喊狂走，然后落笔疾运，故称为“颠”。他自言见公主担夫争道而得笔法；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神俊。逸势奇状，连绵回绕，自成风格。李颀赠旭诗云“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说明他还精于隶书。

怀素书法功底来自苦练。相传他的秃笔成冢。又广植芭蕉，以蕉叶代纸练字，名其所居为“绿天庵”。好饮酒，兴动运笔。自言观夏云多奇峰，因此以夏云为师。夏云因风变化无常势，草书亦当如此。书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但变化虽多，法度具备。晚年趋于平淡。古人评其草书继承张旭而有所发展，称之“以狂继颠”，或与

张旭并称为“颠张醉素”。其实，古人诗画书文，有几人离得了酒？

怀素还能书梵字。钱起诗有“能翻梵王字，妙尽伯英书”句。唐代与印度有交通，在怀素前有三藏取经故事。唐人能识梵字的不多，怀素在引进、翻译印度佛经方面是否作过贡献，却不得而知了。

颜真卿《干禄字书》碑

几年前，四川三台县潼川镇（古潼川府治）出土南宋摹刻的颜真卿《干禄字书》碑，传媒纷纷报导，引起书法界重视。报导中说，此碑源自湖州北宋墨妙亭，是中唐颜真卿在湖州刺史任上书写，时真卿 65 岁。

《干禄字书》是临沂（后迁长安万年）颜氏数代人研究文字、音韵的结晶之一。真卿五世祖、隋太子文学颜之推，与陆法言等共撰《切韵》，被尊为唐宋韵书始祖。之推孙师古，于唐太宗时奉旨校注《五经》、《汉书》，撰《匡谬正俗》等以考定文字，号为“颜氏字样”，为人们校讎简籍的依据。师古侄孙元孙，将师古刊正经籍用的楷书字帖整理扩充，撰成《干禄字书》。“干禄”意为求官职，此书实为官吏书写公文辨别字体正讹所用。它将字分俗、通、正三体：俗体浅近，为一般籍帐、文案、券契、药方所用；通体相承久远，可用于表奏、笺启、尺牍、判状；而著述文章、对策、碑碣须用古有凭据的正体字。俗通字中已出现今天的简体字如继、虫、灾、乱、巢、状等。这是研究唐代楷书文字演变的第一手资料，也足证历代有识之士早注目于汉字的规范和简化。

颜元孙是真卿伯父。《字书》按四声、206 韵部编次，前加序文。字碑落款为“有唐大历九年岁次甲寅正月庚子朔七日景午真卿于湖州刺史宅东厅院书”（有些志籍误成“东厅书院”）。是年为公元 774 年。《字书》全文数千字，非朝夕所能写就。

字碑刻竣后置州署东厅院内，外人难得一见。又不知为何石碑不久便有残损。约一个甲子后的开成四年(839)，在任刺史杨汉公(白居易内弟)将其摹刻一碑，也放在东厅院内。北宋仁宗时，地方官员在骆驼桥东建鲁公神祠。约嘉祐七年(1062)，知湖州事张田将杨汉公摹刻碑及鲁公在湖州撰并书的其它碑刻多种，移列神祠两庑。神宗熙宁五年(1072)，知州孙觉建墨妙亭，又将原刻碑及鲁公《放生池碑》、《射堂记》、《项王碑阴述》等移陈亭内。

南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四川广都(今成都双流县)人宇文时中知湖州事。他从墨妙亭和鲁公祠拓取了原刻和摹刻碑文。绍兴八年他移知潼川府。绍兴十二年他和梓潼学教授、成都人勾咏，以两份湖州拓片为蓝本，再请擅颜体的书手补写残缺，刻成今重新面世的第三座字书碑即潼川碑。

湖州墨妙亭一说毁于元兵。清乾隆间祖籍湖州、曾任湖州安定书院山长的江山才子蒋士铨有诗：“我游墨妙亭，坏墙无一碑”。但元代后叶隐居湖州弁山40年的慈溪黄玠《墨妙亭》诗尚在赞扬“千金购遗帖，墨妙生姿研”；他的《颜鲁公祠》有“客来拜祠下，岂爱干禄书”句，可证两碑和墨妙亭尚在。墨妙亭应毁于元明之交的兵火。鲁公祠于明太祖洪武间迁城西。成化《湖州府志》著录墨妙亭不存，鲁公祠杨摹字碑尚在。不久鲁公祠再迁，杨摹字碑也从志籍和诗文中消失了。此碑当湮没于明中叶，原因不详。

张志和画洞庭三山

《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作者张志和，不仅是诗人，且精通音律，又是一位画家。明代董其昌品画“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历代惟张志和可无愧色”，评价甚高。他在湖州得刺史颜真卿赠送舴艋舟后即“浮家泛宅”，“往来苕霅之间”，乐不知返。其兄嵩龄寄语

催他“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他在颜刺史席上即兴作《渔歌子》五首，晚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是“自为《渔歌》，便画之，甚有逸思”，诗情画意交融。历代画家借此意作渔夫（父）图的不知其数。然而张志和在湖州的行迹恰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南唐沈汾《续仙传》说颜刺史在平望（时属湖州）的一次宴会上，张志和坐水面席上，众鹤簇拥升空而去。虽近荒诞，却也可证他与湖州关系的深厚久长。

描绘最具体的一次艺术活动在颜真卿的刺史厅上。颜氏《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记载：“大历九年（774）秋八月，讯真卿于湖州，前御史李萼以缣帛请焉。俄挥洒横播而纤纤霏拂，乱枪而攒毫雷驰。须臾之间，千变万化。蓬壶仿佛而隐见，天水微茫而昭合。观声如堵，轰然愕眙。在座六十余人……”。皎然的《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有酣畅的描写：“手援毫，足蹈节，披缣洒墨称丽绝。石文乱点急管催，云态徐挥慢歌发。乐纵酒酣狂更好，攒峰若雨纵横扫。尺波湿漫意无涯，片岭峻山势将倒。”

闭目玄想，似见当年道家装束的张志和，神采飘逸，在众多官吏、文士的围观和惊诧声中，酒酣心畅。随着乐曲声的紧慢低昂，足蹈节拍，挥毫合舞姿，笔因意纵，集诗、画、音乐、舞蹈于一身，离尘脱俗。好一幅创作泼墨山水的豪放情态。事后，陆羽请画工将张志和作画情景绘图留念。

这里的“洞庭三山”无疑在太湖中。晋左思《吴都赋》“指包山而为湖，集洞庭而淹流”，注引王逸曰：“太湖在秣陵（今江苏江宁）东，湖中有包山，山中有如石室，俗谓洞庭。”包山即今西山，石室当指林屋洞。皎然诗尚有“昨日幽奇湖上见，今朝舒卷手中看”句，点明三山距湖州不远；张嵩龄词意也与此吻合。太湖素有七十二峰景致，部分湖面和岛峰原属湖州管辖。东洞庭山左近有三山岛，上有三峰。相传春秋吴国三妃姐妹各居一峰而得名。这座三山岛又与邻近的泽山、厥山成鼎足之势，湖面合称“双三山”。浩渺碧水，中有